

取精用弘，鉴往知来：陈众议文学研究的辩证之维

Wisdom Extracted, Insights Acquired: The Dialectical Dimensions of Chen Zhongyi's Literary Studies

涂险峰 (Tu Xianfeng)

内容摘要：陈众议先生作为西班牙语语言文学领域的中国专家，兼具学者、翻译家和作家等多重身份，在文学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领域著述丰硕、成就卓然。其数十年间的学术探索，不仅视野开阔、涉猎广博，而且具有在矛盾事物之间保持辩证思维的特质。其辩证思维在历史与现实、感性和理性、守正与创新、民族性与世界性等关系维度中得以展开。他对西班牙及拉美文学、中国文学和世界各国文学的深入研究，关于文学“黄金定律”、文学演化“常数”与“变数”等规律和趋势的理论总结，所倡导和推进的学术史研究工程，对文学经典、传统、母语及“二元论”的维护，以及对跨国资本主义驱动下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及“世界主义”话语的反思批判等，均为这种辩证思维的体现。

关键词：陈众议；辩证思维；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涂险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及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Title: Wisdom Extracted, Insights Acquired: The Dialectical Dimensions of Chen Zhongyi's Literary Studies

Abstract: Prof. Chen Zhongyi, a Chinese expert in the field of Span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ho plays multiple roles as a scholar, translator, and writer,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cross-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Over decades, his academic explorations have not only demonstrated a broad vision and extensive knowledge encompassing literature from different eras and cultures, but also showcased a methodology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amidst contradictory phenomena, which operat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nation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His influential studies in Spanish and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s, his theorization of the “golden rule” of literature, the constancy and variability in literary evolution, his advocacy and promotion of the projects on academic histo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his

appreci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traditions, native language and “dualism”, as well as his critique and reflections on Western postmodernism, deconstructionism and the discourse of “globalism” influenced by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re embodiments of Chen Zhongyi’s commitment to dialectical thinking.

Keywords: Chen Zhongyi; dialectical thinking; literary studies

Author: Tu Xianfe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Email: heathtu@126.com).

在中国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者中，陈众议以身份多元、涉猎广博、独具识见、富有批判精神而引人瞩目。他身兼研究者、翻译家和作家数任，在西班牙及拉美文学研究领域著述丰硕，成就卓然，撰有《拉美当代小说流派》《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魔幻现实主义》《博尔赫斯》《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等专著，翻译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等拉美作家的作品，并创作《玻璃之死》《风醉月迷》等长篇小说及中短篇小说。作为西班牙语文学研究领域学殖深厚的专业学者，他不仅广泛涉猎世界诸国文学，而且谙熟中国文学及人文典籍，在论及各国文学时不断贯穿中外比较及跨学科研究意识。他既深入渺远历史，精研西班牙巴洛克文学或古印第安文学遗产，又与莫言、阎连科等当代作家展开积极对话，还领衔组织学术史、学科史和文学原理学等学术工程。其数十年的学术探索，不仅展示出开阔视野和深厚学养，而且体现出在看似相距遥远甚至彼此对立的两极之间纵横捭阖的学术张力。

在一次访谈中，当对话者指出陈众议的研究“张力”时，他自谦地称之为“矛盾”，似乎暗示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¹但从辩证思维看，矛盾事物之间不仅只有冲突，而且充满内在关联，充满思辨张力，充满相互转化之潜能。回溯其学术历程，不难发现陈众议对矛盾关系始终具有敏锐直觉。例如，他从博尔赫斯那里概括出的便是这样一对对“矛盾”概念：“偶然与必然、个别与普遍、存在与虚无，乃至生与死、始与终、有与无等一系列没有答案的形而上学的终极思考”（赵山奎 陈众议 61）；而在谈及《玻璃之死》的命名时，他强调其目的“是为了突出情节与理论、人物与叙述，甚至灵与肉、生与死、情与性、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诸如此类的关系”（赵山奎 陈众议 65）。这种富有辩证意味的思想方式，贯穿其研究生涯，由初见端倪到波澜壮阔，由无意识的流露，到自觉而执着的追求。

1 参见 赵山奎、陈众议：“守护我们美好的传统”，《当代作家评论》1（2012）：58。

于是,伴随其学术事业的展开,在遥不可及的尘封历史和呼吸与共的当下现实之间,在纤细入微的艺术感悟与大气磅礴的规律把握之间,在守护传统、回归本源与反思批判、建构创新之间,在民族立场、家园情怀与世界视野、天下格局之间,陈众议以其充满辩证精神的学术思维上下求索、纵横探寻,呈现出不同凡响的张力景观。

一、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

陈众议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无远弗届、无近不察的历史意识。他擅长从复杂历史背景出发阐释文学现象,揭示深藏的历史维度。在论及《堂吉珂德》的反骑士小说时,他剖析背后错综纷纭的政治角逐与宗教纠葛:一方面,反骑士小说迎合了天主教会对新教的排斥;另一方面,西班牙卡洛斯王朝建立的统一帝国,将基于小邦独立的骑士文化当作离心文化加以排斥。¹小说公开宣称要把骑士小说扫除干净,其实“特兰托教务会议之后,骑士小说成了过街老鼠,而反骑士文学则成了‘主旋律’”(“永远的堂吉珂德”24)。这一还原历史语境的研究,改变了《堂吉珂德》独自挑战流行骑士小说的刻板印象,揭示出更多的历史复杂性和个人多面性。塞万提斯试图靠近主流、跻身宫廷诗人而不得,一生坎坷,创作小说而不被承认。他以戏拟骑士小说奠定《堂吉珂德》基调,这并不违背天主教西班牙官方政治宗教倾向,同时,塞万提斯的文学抱负、坎坷遭遇和现实批判精神又赋予其更多微妙性。陈众议指出,塞万提斯在讽刺骑士小说时,又借助骑士小说的自由度借题发挥,同时实现其讽刺骑士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多重意图。²

在研究17世纪西班牙巴洛克文学时,陈众议结合其波诡云谲的政治、历史、宗教、文化背景,从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多元取代一元、人文主义的背反和怀疑主义的滋生三方面,深度解析巴洛克文学的成因。³其中任何一个成因,又是各种政治、宗教、文化力量相互较量的历史结果。一方面,西班牙帝国盛极而衰,却继续高擎反宗教改革大旗;另一方面,文艺复兴的复古浪潮出现反动,作家开始寻求新的创作形式,加上16世纪神秘主义历史传统,使巴洛克文学风行一时。⁴作为西班牙文学资深学者和翻译家,陈众议谙熟文本细节,但没有局限于形式主义研究,而是从历史语境出发,结合历史文献及作品内涵进行探索。他的其他专题研究,如对于“圣灵”阐释史⁵、美洲殖

1 参见陈众议:“永远的堂吉珂德”,《中国图书评论》4(2005):23。

2 参见陈众议:“永远的堂吉珂德”,《中国图书评论》4(2005):24。

3 参见陈众议:“‘变形珍珠’——巴洛克与17世纪西班牙文学”,《外国文学评论》4(2005):75。

4 参见陈众议:“‘变形珍珠’——巴洛克与17世纪西班牙文学”,《外国文学评论》4(2005):77-78。

5 参见陈众议:“信仰与想象——关于圣灵的几种阐释”,《东吴学术》6(2014):5-15。

民地时期文学“秘篆的研究”¹等，也都是基于扎实历史文献、贯穿深厚历史意识的学术范例。此外，他还在不计其数的文章中多次强调文学研究中历史意识的重要性。

陈众议近年倡导和推进的学术史研究，是其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他认为“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外国文学”104）。而他主持、组织编纂的学术史系列，则是将这一思路拓展为系统学术工程的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对现实的关怀在其研究中有全方位表现。在拉美文学领域，他对博尔赫斯象牙塔中的哲学玄想不无保留，而更肯定马尔克斯、略萨等对现实的书写。²其现实关怀还表现在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关注和批评，其数量之多，关心之切，为外国文学学者之罕见。我们从他对莫言、阎连科、贾平凹、格非、张炜等作家的批评文字中可见一斑。³他在肯定当代文学不凡成就的同时，也批评其中“大我（集体意识）的逐渐隐退和小我（个人主观意识）的日益张扬”认为“当代文学的最大问题首先是缺乏足够的悲悯和关怀，小对他者，大对民族、人民”（陈众议 阎连科 28-29）。此外，在为数众多的著述中，陈众议表达了对数码时代网络快餐文化、现代技术和跨国资本控制时代的文明危机，以及民族语言及传统文化危机的忧思。

作为富有辩证张力的两极，他的历史意识与其现实关怀不仅密不可分，而且互相支撑，相得益彰。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也都是当代文学”（“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106）。这一论断蕴含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我们要将历史放在当代框架之中加以考量，看到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受到当代思维和需求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要将当代置于历史脉络之中加以考察，看到每一个当代观念都有其历史的阶段性、相对性和局限性，从而超越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模式之局限，做到鉴往知来。

陈众议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既是出于对当下现实中种种淡化意识形态、主张价值虚无的理论背后隐藏的资本霸权的忧虑，也是从历史意识出发对现实境遇的反思使然。他积极倡导学术史研究，原因之一就是认为它能够克服后现代主义思潮以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

1 参见 陈众议：“秘篆新启：美洲殖民地时期的三大文学奇观”，《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2021）：1-11。

2 参见 陈众议：“来自巴尔加斯·略萨的启示”，《当代作家评论》1（2011）：134。

3 参见 陈众议：“评莫言”，《东吴学术》1（2013）：5-12；陈众议：“理解荒诞”，《扬子江文学评论》4（2019）：5-8；陈众议：“贾平凹的通感——以《老生》为个案”，《东吴学术》3（2016）：6-10；陈众议：“评《人面桃花》或格非的矛盾叙事”，《东吴学术》5（2012）：9-31；陈众议：“评张炜的《独药师》《艾约堡秘史》及其风格”，《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20）：48-53。

的绝对性的弊端。¹只有梳理学术史,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思维范式,才能有效地摆脱当代流行理论的思维窠臼。陈众议不遗余力引领和推进的文学史、学术史、学科史等系统工程,正是其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辩证统一的体现。

二、艺术感悟与规律探寻

身为作家型学者和学者型作家,陈众议对感性和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体会颇深。捕捉微妙感觉与探寻宏观规律之间的张力,在他这里达到某种别开生面的平衡。一方面,他具有敏锐的感性直觉,另一方面,他力图将感性体验与对本质的把握结合起来。他对直观感觉、诗性体验在文学中的功能意义进行过持续思考,常将艺术感觉、童心和陌生化理论结合起来探讨。在他看来,被俄国形式主义奉为圭臬的陌生化,就是通过艺术手段让读者返回“童心”。他在解析博尔赫斯、《百年孤独》、堂吉珂德乃至《红楼梦》时,均将童心和“第一感觉”视为文学的精髓。

博尔赫斯作品兼具哲学思辨和奇幻妙想,是观念与直觉的独特结合。尽管陈众议认为“从观念出发审视博尔赫斯,远比从别的角度或象征物如书、镜、迷宫等审视博尔赫斯要畅快、直接”(“心灵的罗盘”44),但他仍对其中老虎、镜子与迷宫三大奇妙意象及童心的作用进行探讨,由此发现童年印象和第一感觉何等重要。艺术想象恢复和重构了几时感觉,童年记忆中“老虎的条纹变成了日月更迭、昼夜交替的时间”;“对镜子的恐惧乃是他儿时的感受,尽管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感受被逐步赋予了形而上的哲学意蕴”(“童心剖诗”85-86)。陈众议引述施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说:艺术“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使石头显示出石头的质感”。他认为,所谓陌生化指的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第一感觉,而这种感觉的最佳来源便是童心。作家可以通过艺术想象恢复童年般的敏感,正如“曹雪芹曾经借助于刘姥姥的‘第一感觉’写出了钟的质感”(“童心剖诗”86)。

在《百年孤独》研究中,陈众议也将感觉、童心和陌生化彼此关联。小说经典开端的奇异之处,除了独特的叙事时间结构,便是主人公的生死攸关与童年初识冰块时的震撼体验之间的神秘关系。陈众议根据马尔克斯回忆分析童年感觉记忆如何成为整部小说的构思起点。²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神奇,在于拉美世界特定的观念视野、文化氛围和感受世界的方式,需要借助陌生化手段写出拉美世界的不同感受。“通过马孔多人的感觉知觉,作品变习见为新知,化腐朽为神奇:外界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无一不成了‘世界奇观’”(“‘百年孤独’”80)。热带孩童奥雷连诺第一次触摸冰块时竟感

1 参见陈众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系列’总序”,《东吴学术》2(2011): 103。

2 参见陈众议:“‘百年孤独’及其艺术形态”,《外国文学评论》1(1988): 79。

到滚烫无比，这一体验如此震撼，以至生死关头仍会想起。除冰块外，马孔多人对于外界日常事物如磁铁、照相机、自动钢琴、火车等均有奇异反应。正如博尔赫斯的独特感觉和幻想连接着玄奥哲学，马尔克斯笔下的点滴异样感觉，都通向对拉美文明形态和现实政治的整体反思。《百年孤独》中关于拉美文明的孤独与封闭等主题，往往通过神奇天真的感觉来呈现。奥雷连诺上校无数次反对独裁的起义，蜕变为翻云覆雨的政权更替游戏。他“身经百战，到头来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自由党和保守党原是一路货色，唯一的区别是‘自由党人举行早祷，保守党人举行晚祷’”（“‘百年孤独’” 80）。这些循环往复的无意义政治行动，最终以上校不断重复铸造和熔化小金鱼为象征。¹

陈众议在回顾本人文学创作时，表达了对文学和文字感觉的重视。他将其早期文学创作视为“练练手”，“当然也有保持文学敏感度、文字（母语）敏感度的目的”（赵山奎 陈众议 63）。但另一方面，对感觉的玩味品鉴总与某种整体把握意图难分难解。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阎连科作品的解析。他效仿前辈学者以只字概括作家风格，如用“挤”“唱”“做”“说”概括鲁迅、郭沫若、朱自清和巴金：“鲁迅挤出了‘深’（深刻），郭沫若唱出‘广’（广博），朱自清做出了‘雅’（雅致），巴金说出了‘真’（真实）”（“理解荒诞” 5）。他也尝试以“荤”“素”“悟”“醒”概括莫言、王安忆、贾平凹、张炜。²在描述阎连科时，他先用“悯”字揭示其悲天悯人、拥抱苦难，又用“硬”、“盈”、“倔”、“绝”描绘其干脆硬朗的文风，内涵的充盈和深广，内心的端方中正，以及挚爱驱使下的锐利与决绝³。这种概括，兼有他本人所说的“变得抽象一些、哲学一些”（“理解荒诞” 5）和诉诸直觉感官的特性，或者说更像某种本质直观：既基于第一感觉，又试图以一驭多，精准把握对象本质。

事实上，无论多么强调童心和第一感觉，陈众议始终没有将其与对规律的把握割裂开来。他明确表示对碎片化思维的激烈批判。他通过古今中外文学现象的解析，不断提炼和把握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他提出关于“情节+主题”（情节由高走低，主题由低走高）X轴线模式，以及西方17世纪文学如何形成情节和主题完美结合范式的“黄金定律”。⁴在文艺复兴研究中，他发现另一维度的趋势：历时三百多年完成的历史使命，唤醒的却是《神曲》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三只猛兽：肉欲、傲慢与贪婪。⁵他还从西方文学整体态势中，揭示出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由强到弱、由宽到窄、由大到小五种历史轨

1 参见陈众议：“‘百年孤独’及其艺术形态”，《外国文学评论》1（1988）：80。

2 参见陈众议：“理解荒诞”，《扬子江文学评论》4（2019）：5。

3 参见陈众议：“理解荒诞”，《扬子江文学评论》4（2019）：5-8。

4 参见陈众议：“文学的黄金定律”，《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08）：13-14。

5 参见陈众议：“文艺复兴的另一个维度”，《东吴学术》1（2011）：7。

迹：文学的形而上形态被形而下倾向所取代；文学的叙述范式从外部转向内心；文学人物由崇高伟大而“弱化”“矮化”到平凡渺小；文学人物活动空间由相对宏阔走向相对狭隘；书写对象由大我变成小我。¹当然，即使是这些宏观规律，仍保留着某些感性特质，无论是“黄金定律”还是五种趋势的表述皆不例外。这种从整体上把握文学规律的追求，与基于童心、第一感觉等的艺术体悟之间，构成富有辩证意味、别具特色的张力关系。

三、守护传统与反思创新

陈众议对西方盛行理论思潮进行批驳，同时捍卫传统观念：在解构主义思潮面前，他为二元论辩护；在质疑经典的话语面前，他重新肯定经典的价值；在淡化情节、凸显观念与形式的现代、后现代主义面前，他重新强调情节的重要性。

就二元论而言，他认为二元思维“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外国文学”105）。文学方面，“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外国文学”105）等二元问题仍是我们的着力点。他在肯定二元论时还重点强调了辩证思维：“二元论绝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外国文学”105）。

关于经典，他认为经典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外国文学”105）。他用两个特征来界定经典：“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外国文学”105）。他赞同桑塔亚那的观点：“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外国文学”105）。

在情节问题上，与他总结的“黄金定律”一致，他始终将情节看做文学不可或缺的要害。他肯定西班牙语当代文学向情节回归的趋势，指出其深层原因“是文学最具规律的律动”（“拥抱情节”33）。他认同亚里士多德视情节为文学首要问题的看法，尤其推崇马恩关于情节与内容完美结合的莎士比亚化主张。²在研究古今中外文学时，他多次表达了对情节的重视和肯定。

总之，在林林总总的激进思潮面前，陈众议表现出捍卫传统的保守姿态。他甚至专门谈及保守主义的意义：“保守本身并无贬义，况且我所要保

1 参见陈众议：“经典背反及其他”，《外国文学研究》2（2010）：72-73。

2 参见陈众议：“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当代作家评论》5（2009）：33。

全要守护的是美好的民族传统。有人也许会问，民族传统是独立生成、一成不变的吗？当然不是，但主动拿来、有意借鉴和盲目照搬、被迫接受是完全不同的”（赵山奎 陈众议 63）他痛感“不仅我们的美好传统，同时还有世界文明的许多美好传统都在被颠覆、被抛弃、被取代”（赵山奎 陈众议 63），认为“保守已经不仅仅是民族立场的问题，而且是在国家消亡之前人类抵抗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的不二法门（……）守护美好的传统需要创造性思维，否则它们很快会像梵文或古埃及文或古希腊文或玛雅文那样死去”（赵山奎 陈众议 64）。

此处有几点值得注意：一、保守并非拒绝改变，而是反抗不经反思地盲目跟从或被迫接受改变，是高扬主体性的主动选择；二、守护民族传统与借鉴开放并不矛盾，需要守护的也包括世界其他优秀传统；三、保守并不仅仅是民族立场问题，而是抵抗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的法门；四、守护传统并不排斥创新，而恰恰需要创造性思维。

陈众议在更为宏阔的视野中对于世界文学的变与不变、守成与创新进行了富有辩证意味的探讨。他一方面概括出构成文学发展“变数”的五大趋势（向下、向内、向弱、向窄、向小），又提炼出审美特征、社会责任、创作方法与人物塑造、情节与修辞等文学“常数”。¹他的“守常”，是对“既有之变”的批判，是向着“未来之变”开放的主体建构行为。他在解析重变数、轻常数的历史原因后，建设性地提出了“重塑原理”之路，并提出两个重要命题：学科史赋予文学研究以来龙去脉；学术史以知其然及所以然为指归。²正是这种鉴往知来、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思维，使得陈众议在反思和超越的层次上获得思想的定力。

陈众议的保守主义价值取向，是经过批判反思之后的否定之否定。后现代主义以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然而，将相对性推向极致，这本身又构成某种偏执和绝对，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超越。陈众议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看到抹煞一切差别的解构思潮背后无所不在的资本霸权，看到消解意识形态的理论话语本身的意识形态性，看到将相对性推向极致的理论本身的绝对性和时代局限。

总体而言，陈众议充满辩证意味的理论概括和主张，看似向传统回归，其实是经历反思之后对守护传统的成熟认知，是具有高度主体性、建构性和创新意识的选择，是与批判精神紧密相伴的固本培元与推陈出新。

四、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

在中国当代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陈众议或许是最关注中国文学者之一。

1 参见 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4（2023）：84-90。

2 参见 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4（2023）：91-97。

在各种论述中，他对中国经典话语和诗文信手拈来，在分析外国文学现象时，常与中国文学比较而提出发人深省之论。这些表现，固然与他自幼对中国文学和国学经典的大量阅读和热爱息息相关，但更是其文化立场使然。随着他对世界文学的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对本民族文化的挚爱和理解，反而有增无减，愈益深厚。

民族立场和世界视野的辩证统一，是陈众议学术张力的重要体现。个中内涵，可借博尔赫斯改编的小说《双梦记》（“The Story of Two Dreams”，1935）略加阐释。主人公是位开罗人，梦见好运在伊斯法罕，便前往寻找，历经磨难而不得，甚至被疑为强盗而入狱。当他向狱长讲述缘由时，狱长哈哈大笑告诉他：自己曾梦见财宝埋在某个庭院的无花果树下，但从不相信。开罗人获释回家，根据狱长描述的梦中场景，在自家庭院树下找到了宝藏。¹此故事有两层含义：一，开罗人走出家门云游四方，最终发现真正的宝藏就在故园，不在他乡；二，要在自家园中发现宝藏，必须走出家门，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之中反观自身，方能达成。笔者以为，此故事对于跨文化研究颇具启迪意义：走向世界是为了充分发掘和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价值，而要更好地理解和弘扬本民族文化，则必须走向外部世界，具备比较视野和世界眼光。

陈众议对这种辩证关系具有深刻理解，且多次撰文论述。他研究的拉美文学为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提供了天然范例。“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任何一次骚动几乎都伴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全球化？本土化？”5）；他从20年代宇宙主义和土著主义之争探讨拉美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不同文化选择。²拉美文学在处理民族性和世界性方面对中国文学颇有借鉴意义。陈众议主张中国学者应确立坚定的民族意识，面对强势资本驱动的强势价值观和强势话语权蔓延以及英文霸权，应该维护母语，守护精神家园。³他一面强调中文承载的想象力胜于拼音文字，一面反驳关于中文不利于抽象思维的谬见，并借助西方学者缪勒和希尔斯、诗人波德莱尔和庞德等对中文的盛赞为中文之美提供佐证。⁴他还将守护母语及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上升到气节道义等伦理高度：“不仅是出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需要，更是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再论中文危机”27）；中国文学及人文经典“是中华民族的梦想与记忆、价值观与审美观等多重精神因素的集合，关涉民族的精神根脉”（“再论中文危机”25）。

1 参见陈众议：“心灵的罗盘——纪念博尔赫斯百年诞辰”，《外国文学评论》4（1999）：41。

2 参见陈众议：“全球化？本土化？——20世纪拉美文学的二重选择”，《外国文学研究》1（2003）：5-10；陈众议：“民族性与世界性——崛起前的争鸣”，《外国文学》2（1997）：10-12。

3 参见陈众议、潘佳宁：“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民族意识——陈众议教授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4（2014）：203-205。

4 参见陈众议：“再论中文危机及其他”，《东吴学术》2（2014）：26-27。

基于对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陈众议坚持民族立场与世界视野的高度统一。他对颠覆传统、全盘西化和抱残守缺、复古排外都不认同。在他这里，坚持民族立场、守护自身传统与对外开放不仅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只有在世界文化参照系中，才能更深刻理解、更有力弘扬自身文化。所以，坚持民族立场反而要加深、加强对世界文化的认知。

因此，有几点需要强调：首先，对于世界文化，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陈众议说：“我们对现代西方文学及文化只是知其然，离知其所以然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比如说为什么村上春树在日本和全世界那么有市场？为什么阿特伍德进入中国这么多年后，我们才开始知道门罗？”（陈众议 潘佳宁 205）其次，不能仅了解单一外来资源，借鉴视野要更加开阔、多元。陈众议认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西方文学的影响是一条纵线，而俄苏文学和拉美文学则各像一条横线（……）相形之下，俄苏文学富有悲悯色彩（契合着我们的独立解放思想），而拉美文学更具包容精神（契合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精神）”（陈众议 阎连科 30）。第三，借鉴世界文化来增进和弘扬本民族文化，正是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独特使命和专业优势。“从事外国语言研究的学人，首先应该为我们的母体文化增加新的抗体和新的能量。这是使命”；“我们是学习研究外国语言文学的（……）因此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加宽阔，因为我们可以对比，可以参照，从而知己知彼”（陈众议 潘佳宁 206-207）。最后，维护传统文化的方式并非一味赞美，而应蕴含智慧和反思批判精神。“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回报我们的文化。反思和批评也是为了让中华民族变得更好”（陈众议 潘佳宁 207）。

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对那些似是而非的简化论观点进行了批判。例如他反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时说：“即使民族（比如中华民族）的概念是基本清晰的，世界的概念却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所谓世界实际上只是西方”；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真正的多元早已不复存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8）。

同样富有辩证意味的是，在坚持世界眼光、天下情怀时，陈众议也对空泛的“世界主义”进行剖析批判。他从思想史角度梳理“世界主义”源流，描述它自柏拉图以降，历经基督教、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启蒙哲学和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直至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漫长历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再论中文危机”22）并不相同。他反对当今“世界主义”将跨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混为一谈的观点，认为即使是古代的“世界”、“天下”等概念，也与当前所谓“世界主义”思潮并无多大瓜葛。¹

陈众议的世界视野、天下情怀与民族立场以及对跨国资本全球化和空泛

1 参见陈众议：“再论中文危机及其他”，《东吴学术》2（2014）：21-23。

“世界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视野里达到辩证统一。他指出，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世界文坛大踏步走向趋同，即所谓“国际化”写作。歌德心目中的“世界文学”（各民族文学的并存、互译、互文等）正在成为实际的空想，超越“民族偏见”的“世界文学”正在成为“国际化”共识。悖论在于：跨国资本导致所谓“国际化写作”或无差别的“世界文学”，是以民族文学的消失为代价，从而悖谬地使得歌德意义上基于各民族“并存、互译、互文”的“世界文学”也不复存在。¹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坚持民族文学立场，反对跨国资本全球化带来的所谓“世界主义”，与更高意义上的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达成了辩证统一。正如陈众议所说：“这就是摆在每一个人文学者面前的两难选择！其中的悖论颇使我联想到马克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这个必然王国，另一方面则坚定不移地批判之、否定之）！在跨国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胸怀大我、心向自由王国、大同世界（而非技术王国、孔方世界）。〔……〕‘中国梦’必得是‘人类梦’，盖因时代拒绝独善其身。人类需要新的共识〔……〕”（“控制时代”14）。

在渺远历史与当下现实之间，在微观感觉与宏观规律之间，在守护传统与反思创新之间，在民族立场和天下情怀之间，陈众议数十年的学术探索一直保持着辩证思维的张力。取精用弘，鉴往知来，他在古今中外浩瀚无垠的学术空间中，从现象出发探寻规律，从历史出发反思现实，带着艺术家的敏锐直觉、研究者的精益求精、仁者的悲悯情怀、思想者的批判精神，总结过往，干预当下，构筑未来，为中国当代人文学术不断开辟新的境界。

Works Cited

- 陈众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系列’总序”，《东吴学术》2（2011）：102-105。
- [Chen Zhongyi. “The Academic History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lassic Writers’ Works Series.” *Soochow Academic* 2 (2011): 102-105.]
- ：“童心剖诗——论博尔赫斯的老虎、镜子与迷宫”，《文艺研究》4（2002）：83-91。
- [—.“Analyzing Poetry with Childlike Wonder: On Borges’ Tigers, Mirrors, and Labyrinths.”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4 (2002): 83-91.]
- ：“文艺复兴的另一个维度”，《东吴学术》1（2011）：5-17。
- [—.“Another Dimension of the Renaissance.” *Soochow Academic* 1 (2011): 5-17.]
- ：“控制时代的来临与中国的艰难选择”，《世界文学》5（2013）：8-14。
- [—.“The Arrival of the Age of Control and China’s Difficult Choices.” *World Literature* 5 (2013): 8-14.]
- ：“经典背反及其他”，《外国文学研究》2（2010）：71-79。
- [—.“Classics, Contradictions and Other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10): 71-79.]
- ：“心灵的罗盘——纪念博尔赫斯百年诞辰”，《外国文学评论》4（1999）：40-45。

1 参见陈众议：“控制时代的来临与中国的艰难选择”，《世界文学》5（2013）：11。

- [—, “The Compass of the Soul: Commemorating Borges’ Centenary.”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1999): 40-45.]
- : “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 《当代作家评论》5 (2009): 26-34。
- [—, “Embracing Plot: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Spanish-Language Novels.”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5 (2009): 26-34.]
- : “永远的堂吉诃德”, 《中国图书评论》4 (2005): 23-26。
- [—, “The Eternal Don Quixote.” *China Book Review* 4 (2005): 23-26.]
- : “信仰与想象——关于圣灵的几种阐释”, 《东吴学术》6 (2014): 5-15。
- [—, “Faith and Imagination: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oly Spirit.” *Soochow Academic* 6 (2014): 5-15.]
- : “全球化? 本土化? ——20 世纪拉美文学的二重选择”, 《外国文学研究》1 (2003): 5-10。
- [—, “Globalization or Localization: The Choice of Latin-America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03): 5-10.]
- : “文学的‘黄金定律’”, 《渤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4 (2008): 13-18。
- [—, “The ‘Golden Rule’ of Literature.” *Journal of B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2008): 13-18.]
- : “来自巴尔加斯·略萨的启示”, 《当代作家评论》1 (2011): 130-137。
- [—, “Inspirations from Vargas Llosa.”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1 (2011): 130-137.]
- : “‘变形珍珠’——巴洛克与 17 世纪西班牙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4 (2005): 74-82。
- [—, “‘Irregular Pearls’: Baroque and 17th Century Spanish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05): 74-82.]
- :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 《当代作家评论》3 (2012): 5-15。
- [—, “Is Nationality the Same as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3 (2012): 5-15.]
- : “贾平凹的通感——以《老生》为个案”, 《东吴学术》3 (2016): 6-10。
- [—, “The Synaesthesia of Jia Pingwa: A Case Study of *Lao Sheng*.” *Soochow Academic* 3 (2016): 6-10.]
- : “民族性与世界性——崛起前的争鸣”, 《外国文学》2 (1997): 10-12。
- [—, “Nationality and Universality: Debates before the Rise.” *Foreign Literature* 2 (1997): 10-12.]
- : “秘篆新启: 美洲殖民地时期的三大文学奇观”,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3 (2021): 1-11。
- [—, “A New Enlightenment of Sacred Texts: The Three Literary Wonders in the Period of Colonial America.”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021): 1-11.]
- : “评莫言”, 《东吴学术》1 (2013): 5-12。
- [—, “On Mo Yan.” *Soochow Academic* 1 (2013): 5-12.]
- : “评张炜的《独药师》《艾约堡秘史》及其风格”,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4 (2020): 48-53。
- [—, “On Zhang Wei’s *The Secret Pharmacist*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Aiyue Castle* and His Writing

- Style.”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2020): 48-53.]
- : “‘百年孤独’及其艺术形态”, 《外国文学评论》1 (1988): 75-81。
- [—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and Its Artistic Form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1988): 75-81.]
- : “评《人面桃花》或格非的矛盾叙事”, 《东吴学术》5 (2012): 9-31。
- [— “*Reviewing Peach Blossom Paradise or the Contradictory Narration of Ge Fei.*” *Soochow Academic* 5 (2012): 9-31.]
- : “再论中文危机及其他”, 《东吴学术》2 (2014): 21-27。
- [— “*Revisiting the Crisis in Chinese and Others.*” *Soochow Academic* 2 (2014): 21-27.]
- :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 《东吴学术》2 (2011): 106-117。
- [— “*A Study of Cervantes Academic History.*” *Soochow Academic* 2 (2011): 106-117.]
- : “理解荒诞”, 《扬子江文学评论》4 (2019): 5-8。
- [— “*Understanding the Absurd.*” *Yangtze Jiang Literary Review* 4 (2019): 5-8.]
- : “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4 (2023): 83-98。
- [—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in Literature: ‘Extrinsic Research’ and ‘Intrinsic Research’.*”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2023): 83-98.]
- 陈众议、潘佳宁: “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民族意识——陈众议教授访谈录”, 《当代作家评论》4 (2014): 203-207。
- [Chen Zhongyi and Pan Jianing.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in Literary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n Zhongyi.*”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4 (2014): 203-207.]
- 陈众议、阎连科: “文学资源两人谈”,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2008): 19-30。
- [Chen Zhongyi and Yan Lianke. “*Literary Resources: A Dialogue between Two Individuals.*” *Journal of B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 (2012): 19-30.]
- 赵山奎、陈众议: “守护我们美好的传统”, 《当代作家评论》1 (2012): 58-66。
- [Zhao Shankui and Chen Zhongyi. “*Defending Our Beautiful Traditions.*”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1 (2012): 58-66.]